

# 迎六義士

去年五月五日，在中國大陸的大連上空，一架中共民航客機正在航行，被中共幹部旅客中，六位不滿中共暴政的義士，命令機長投奔自由，因限於機油量迫降韓國仁川機場，成為一件國際外交折衝案件。美國俄國與韓國中共之間，目前正存在著一種微妙關係，韓國與中共正進行爾虞我詐的外交，在這一期間，產生這一事件，對事件的主體，實在是太不利了，尤其是韓國執政，投鼠忌器，受到極大的政治壓力，不得不以國際法來處理，義士全成階下囚，精神上受盡折磨，海內外同胞反應熱烈，交向指責，連韓國民間也積極響應，尤以韓國會議員金永光與吳制道、高泳者等多人向其大統領請願，為六義士釋放奔走，最是感人。

千呼萬盼，六義士終於在八月十三日為韓國政府毅然釋放，並即專機接返國內，雖然較我們熱切期望晚了一些，但終能達成舉國朝野及海內外正義人士的企盼，我們仍深感韓國政府這一果斷的舉措。

當日記者會透過電視傳播，瞻仰到六義士的英姿，大家都有一種感覺，好像會晤到久別重逢的親人，六義士也表現得悲感交會，十分激動。記者會中竟張口結舌，半天說不出話來，甚至淚眼盈眶，與會記者不但不以為忤，反而更加親切，掌聲歷久不停，觀者無不感動。

六位義士是：卓長仁，卅八歲，高東洋，廿九歲，兩人都是遼寧省物資局職員，安偉建，廿九歲，姜洪軍，卅四歲，兩人是瀋陽體育學校保衛處保衛員，王艷大，廿九歲，是遼寧

省物資局環境保護處勤務員，吳雲飛，卅六歲，是廣東省外國貿易物資購買員，六人在中國大陸都是公務員，也可說是基層幹部，應該有中等收入，生活水準比高幹雖不足，但比一般民衆應屬有餘。倘若在我們國度，工作環境和收入，當可安居樂業，業餘還可享受休閒生活的樂趣。但是，他們認清共黨暴政，寧願冒死爭取自由，這一份感受，不是身處自由國度生活享受的大國民，所能體驗得到的。

在記者會上，卓長仁眼中閃著淚光，堅定地高呼：「祖國的強大靠自己，祖國的統一也要靠自己。」又說：「他們六人在韓國一年三個月的遭遇，深感到一個人失去了祖國，就好像失去了父母，有家不能歸。」，因此他認為：「全中國人民應儘快起來收復大陸，統一中國，不但是為了國內同胞的幸福，也是給海內外所有僑胞的支柱。」他堅定的表示了他們六人奪機，就是為了報效國家，決無其他的目的。他對「在韓國期間受到政府，國內全體同胞及有關人員在精神上和物質上給予的支持表示謝意。在坐車到台北途中，看到祖國的交通狀況、城市建設，確實是欣欣向榮。人民臉上露出的笑容，在大陸上是看不到的。大陸人民都知道自由祖國在蔣總統經國先生領導下，人民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，雖然嘴裡不敢說，但都認為政治要學台北，經濟要學台灣。王艷大說：去年五月五日奪機投奔自由，原想讓飛機直飛台灣，但因為油不夠，又找不出準確的航向，而取道韓國，他在大陸就知道韓國與中華民國友好，他們六人抱著堅定的信心，和百倍的希望，到了韓國，受了海牙公約的限制，被關了一年三個月，他深深體會，要得到自由，尋求真正的民主，真是困難。」至此他已哽咽不能成聲。姜洪軍說：覺得千言萬語都不能表達他的心情，他說：他們實現了尋求真正的民主自由的理想，看到自由祖國的人民，心情很高興，但他也想到還在大陸受難的親人和同胞，他們是無辜的，他們也想得到自由，但他們該怎麼辦呢？為了他們，他要貢獻自己的力量，投入反共的最前列。六義士中唯一的女性高東洋說：在韓國監獄中度過的漫長時間，每天想著同胞和親人，由於有了自由祖國全體同胞，海外華僑的支持，使他更增信心。

我們中國有一句俗話說：人在福中不知福。我所以提出這句話的緣由是常在街頭書報攤，看到一處所謂黨外雜誌，所寫的都是些親者痛仇者快的論調，而且以破壞政府威信和執政首長形象為能事。曾有一位在越南傳教的神父也曾呼籲

## 戴紹卿

越南在淪陷前也曾有類似反政府論調的出現，他希望政府應嚴予管制禁刊，並希望愛國的民衆也要拒購，萬勿受邪說而影響信心。上個月，有機會到澎湖中南半島難民營去參觀，看到越南淪亡的經過，一片血漬斑斑的史實呈現眼前，使得我觸目驚心，我覺得這一血的教訓應該對海內外同胞加強宣導，尤其，要邀請黨外雜誌寫作編輯與負責人前往參觀，並請他們在他們的雜誌發表心得與觀感，我相信，凡是有良心的中國人，愛國家的中國人一定會改變他的觀點，否則，他一定是麻木不仁，或是居心叵測，我也希望讓六義士在稍事休息身體復原後，也能請他們去那兒去觀察一下，請他們也能發表一點感想，我想：由他們所表達出的觀感，一定更精闢，更能具有客觀的價值，更會喚起海內外同胞的共鳴。

過去，曾有一些人士認為，大陸兩岸難予統一的謬論，是五十歲以上的中國人，所具有仇恨觀念所致，年輪不斷增進，等上一代逐漸消失，仇恨就會沖淡，但是，今天我們親眼目睹六義士的來歸，以及不久前駕機投奔自由的王學成和吳榮根義士等，他們可說年輕的下一代，尤其是他們都是吃共黨奶水長大的，也是共黨培植出來的基層幹部，照說：他們都是共黨的基層力量，但是從他們口中，我們不難發現，他們對共黨苛政的厭惡，寧願以生命去交換，以爭取自由，這不是身歷其境者所可認定臆測的，如果僅以仇恨來衡量，完全是錯誤的。

大家如果不太健忘的話，應仍記得港九難民潮，迫使香港政府不得不採取抵制手段，因為香港乃彈丸之地，實在容納不下一波波難民的狂潮，至今調景嶺難民區的遺跡，當還不致磨滅吧。另外，香港因受一九九七大限的影響，整個地區人心惶惶，百餘年的怡和洋行，一旦傳出遠離的消息，立刻股票暴跌，照說，香港，是我們的國土，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，迫使簽訂喪權條約，淪為殖民地，現在英國到期歸還，應該是香港光復，理想中全民應歡騰才是，殊料香港居民竟然不願光復祖國版圖，迫使中共高喊港人治港，香港的居民仍然不願嚐試糖衣毒藥，反而如喪考妣，經常集體請願和抗議，不願接受中共收回管轄，人心惶恐，經濟紊亂，股票跌停，房地產暴跌，紛作移民打算。當然，多願移民美國，英倫次之。到台灣來置產者，也不乏其人，據房地產及建築商透露，台灣房屋無論公寓或高級別墅，近數年來，因受政府改變房屋貸款及大戶稅捐追查影響，多數高價別墅，供過於求，一度冷落，近來因香港客搶購，行銷又呈活絡，足證絕大多數香港人寧願移居台灣自由祖國，也不願自當共產制度下的居民，因為香港之所以

能如此繁榮，人口密度加大，其人口來源完全是中國大陸，除逃亡潮外，另外有非法進入，甚至泅水逃抵香港而定居的，我們中國人大多不會忘記先賢孔子曾說過：「苛政猛於虎」吧！

六義士的來歸，另外具有實質的意義，說明中國大陸上的民心向背，人民普遍嚮往自由祖國。共黨剽竊政權之初，慣用聽壁、耳語、聞香等等手段，以為控制人民，使得民衆敢怒而不敢言，及今這些聽壁、耳語、聞香方法的執行匪幹，一旦洞悉，他祇不過是被利用的工具，高幹的享受與禮遇，對他祇是幻想與泡影，此道反被利用。所以，民間耳語、密傳之風盛行，好在共黨多數幹部也都是充滿怨情，現在民心普遍存在反抗共黨心理，正如滾雪球式的不斷擴大，不斷傳播，到達民心憤懣至不能忍受的時期，必然會產生抗暴事件。所謂，野火燒不盡，春風吹又生，而且星星之火，必可燎原。共黨的看家本領是控制，可是待至積怨叢生，民憤沸騰的當口，控制的手法已不再是特效葯了，勢將造成暴政崩潰的末日。當然，六義士的諍言：「祖國的統一要靠自己」，民心士氣是復國的基礎，如何去實踐，仍舊需要積極的手段，裏應必須外合，自由寶島的軍民同胞更應擔負起復國的先頭重任。

見到了六義士，一如見到了我們的親人，我們除了要向他們噓寒問暖給予無限溫情以外，更應該及早完成我們復國的準備，以俾能在適當時機完成生聚教訓時刻銘心的復國重任，以慰六義士冒險犯難所爭取的自由真諦。